

埋

憂

集

序

帝女化禽銜石從何填海騷人被髮阿壁因而問天窮
愁有志孤憤成書續虞初小說纂段式酉陽披胸敗鏡
鑑古兼以鑑今記事拈珠徵人加之徵鬼竄名儒子
粵一編影弔青蠅招冤魄于梧邱萬卷恨瘞黃土此
師梅叔夫子埋憂集之所爲作也夫子少時學通四庫
才備九能子胥佩七星雄劍安世記三篋亡書自謂健
弩方張強臺直上說經奪席冠石渠天祿之英歸院撤
蓮獻羽獵長楊之作而乃雲英嫁晚娥黛銷春伯樂來
遲駿蹄繁樾秋風瑁璫年年淚搵青衫郢雪高寒處

人嘆白眼比靈醲聚徒身懶攢大似泉明乞食腹負將
軍破喙疲鱗不作黃車使者斷檠枯硯竟爲白臘明經
平一答三桓七穆博軼總龜朝霞賦五角六張命終磨
蝕其能無四愁嘸唱五噫悲涼登高歎豎子成名搔首
指儒冠誤我乎而況陔蘭棄養空補東皙之詩風樹飛
聲哀掩泉魚之泣莊盆雨鼓夢短牛衣孔叢無徵膝寒
鰥對既爲張儉亡家復作陸機歎逝殘羹冷炙嗟來一
飯朱門華屋山邱嗚咽數聲鄰達惠施逝而漆吏誰與
言曼卿死而祕演無所適裂伯牙素琴髡姬娃珍髻滄
海橫流人間何世於是寓言賁志以妄塞悲繪鬼域之

人情窮地獄之變相見見聞聞奇奇怪怪莫不抽枕秘
于鴻寶備史錄於輶軒鼎圖如后罔兩呈形石煉媧皇
圓靈補缺所至難解者倮蟲以詐相咀嚙狼臙爭駭於
冠裳雲部輟奏于戚偏舞刑天鉛刀爲鋸將邪長埋豐
獄此則裁碧解之桑蓬水有時而涸倚元宮之杵心波
日而平者已矣也碎然小人夫子器之國士登樗櫟
於匠門授昌苓於藥籠浴雨陶風曲裁狂簡抽衣解髻
許證者提絳帷昔侍廣桑會有前緣華髮今稀元閣猶
自好事旣見寵於軒鶴敢自等於寒蟬而城懸布斷涸
谷噴沙一鷄擎雲以恩舉六鷁搶地而退飛消間裏之

茂華撫厠間之黷肉豈師生沆瀣一氣故彼此同病相
憐耶噫嘻傲骨千尋本非將相公侯之狀勞薪一世安
用語言文字之工然而天猶未老士尙能悲紆幽憤於
搜神記裏埋沈憂於故紙堆中野史留亭遠埽稗官譌
語道人振鐸尙餘警衆婆心回甘則果皆可口說法而
不亦點頭恭述弁言粗標崖略雖筵撞蠡測未際宏深
而濯別淄分能嘗甘苦此日仰屋梁以著雜家綜乎九
流他時藏名山以傳知音俟之千古

受業秀水沈 嚴敬識

序

今年春炳自京師歸卽趨謁吾師梅叔先生於珠樹寓
舍時先生暨諸同好將謀梓其所著埋憂集小黃燭照
得其定本讀之未終卷輒廢書而歎曰炳自成童侍先
生學爲制舉業竊窺先生落落負奇節方以高才絕羣
跋扈詞場今來晉謁先生鬚髮皓然矣乃不得與于承
明制作而使之老於明經長貧善病而又無子其邊可
謂窮矣顧使先生之窮不至此亦必不能成是書蓋
偶然游戲然非得志於時酣豢富貴者所能言也夫先
生良史才也今乃以其飽管世味遍歷窮愁之所著

出爲是書其刻鏤則禹鼎象物也其刺譏則韓非孤憤也其哀感頑艷則如美女之簪笄而笑山鬼之被荔以思有時爲士龍之笑笑亦哭也有時爲步兵之哭哭亦笑也則又想見其血縷青微搖曳江楓未已也臨北詩云詩有一卷傳抵得公卿貴是亦足以傳矣或謂先生老矣著錄非一種何必先以是自見炳曰然夫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古者掌之國史志之藝文莊生不云乎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盛世所以不廢者以是爲鬱湮之所導而懲勸之所垂也是在善讀者之能領取矣若夫朝食者不知飢則不能讀年少者不知愁則不欲讀九原

應有愛才人願與解爲此語者其之

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孟秋月受業桐鄉周士炳謹識

自序

余自辛卯迄癸巳二老親相繼見背始絕意進取烏已
倦飛驥甘終伏生平知交大半零落而又畏見一切得
意之人俯仰四壁惟日與幼女形影相依蓋生人之趣
盡矣乃喟然歎曰窮矣然身可窮心不可窮也余誠盡
材不足與海內諸豪俊比數矣夫蟬蚓不知雨雪螻蛄
不知春秋猶能以其竅自鳴豈糧散之餘遂并蛄蚓之
不若乎于是或酒邊鐸下蟲語俚闌或冷雨幽窗故人
不至意有所得輒書數行以銷其塊壘而寫胸中之
當其思經斷絕異境忽開杳然如孤鳳之翔於千仞

視塵世又何知有蠅頭螭角事哉于是輒又自序一白
曰惜乎具有此筆乃不得置身史館與馬班爲敘錄也
是亦足聊以自娛矣今茲春歸里門篋中攜有此本諸
同人見之咸謂可以問世謀釀金付梓願來此間竹屋
蔣君又力任剞劂事蒙諸君雅意使得免仲翔沒世之
憾余亦何能復拒乎獨是余老矣追憶五十年以來以有
用之居諸俱無聊之歌哭寄託如此其身世亦可想矣
因書數語以誌吾恨焉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孟秋月
八日歸安朱翊清梅叔氏自題於潯溪寓舍

理髮集目錄

卷第一

穿雲琴

熊太太

嘉興生

潘生傳

周奎

義大塚

戚自貽

可師

扛米

無錫老人

尸摘盜

鍾進士

蛇殘

賭飯

卷第二

雪姑

吳烈女

程光奎

諸天驥

雷殛

蟋蟀

活佛

通字

海鯨

大人

捕鬼

郭某

張癡

綺琴

卷第三

昭慶僧

雙伎親

周爛面

狗羹飯

邵士梅

沈卜年

陳三姑娘

大人

雲雨

春江公子

霧淞

疫異

水災

穀裏仙人

白雀

毒王

薛見揚

考對

卷第四

人形獸

異蛇

稱歎蛇

名醫

手技

田鷄書

鐵兒

金蝴蝶

柿園收

慧娘

賈荃

支氏

隋胎

捉奸

卷第五

鎖陰

火藥局

詔麟

送詩韻

龜鑑

陰狀

箬包船

金鏡

藥渣

餠餅阿六

秦檜爲猪

賈似道

鬼舟

卷第六

二僕傳

段珠

金三先生

讀律

賣詩

詩識

秋燕詩

樊遲廟

施氏

空空兒

鬼鐙

祭饅頭文

射兔

馬宏謨

茅山道士

葉太史詩識

奇獄

譚判

錢大人

夫婦重逢

官偉鏐

海大魚

車夫

奇兒

卷第七

賈義士

姚三公子

趙孫詒

嚴侍郎

星卜

常開平遺槍

人面豆

奎光

陳學士

徐孝子

男妾

上智潭

武松墓

死經三次

卷第八

宅異

櫃中熊

遺米化珠

夢廬先生遺事

捐官

辨誣

金氏

荷花公主

夜

奇疾

眞生

明季遺事

樹中人

陳忠愍公死難事

卷第九

烏柏樹

獅子

詔效

醉和周

香樹尚書

全荃

周爛鼻

潘燭頭

鬻瘡

草庵和尚

樊惱

訐眞君

茅山道人

僧巖

梁山川

詩朝

陶公軼事

改名

負債鬼

蛇異

卷第十

鬼隸宣淫

狐母

七額駙

瞿式耜

孫延齡

縊鬼

乍浦之變

虎尾自縊

夷船

寶間手

挖眼

狐妖

織里婚事

臭金

佛時貞觀

剪舌

續集卷第一

劉縉

黃石齋

對縉

生祭

熊襄愍軼事

地震

王秋泉

蚺蛇

采龍眼

大言

陸世科

猩猩

燕妬

戒貪

師戒

牡丹

柳畫

湖市

冰山錄

泰山

夷俗

雙林凌氏

楊園先生

水月庵

腹語

劉子壯

熊伯龍

庫中畫

亂書

玉人

天主教

大廳

項王走馬埒

續集卷第二

無支祈

人面瘡

陳句山

瘞癰

償債人

剝皮

仙方

耿通

陸忠毅公傳贊

異獸

殿試卷

推背圖

李自成

徐珠淵

毛文龍傳辨

埋憂集 卷一

成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震澤

穿雲琴

康熙間勾曲道士忘筌本武昌名家一

道勞山性豪逸耽書嗜飲善畫墨竹尤精於琴遇良材必重價購之至于典質不倦後聞新安吳商名畏龍蓄琴頗富裹糧往訪商見其攜有古琴問鍊士亦善此乎對曰固生平所好也但恨未遇名材耳卽指手中所攜者曰此宋賈相悅生堂中物向以五百金購得之然亦非上品聞先生多蓄古琴故不憚遠涉未識可賜一

觀否商與論琴理筌爲細述勾撥挑剔之法語多神解
商一時未能盡領請傳之妙手筌解囊爲彈水仙操一
闕商危坐竦聽如有山林杳冥海濤汨沒起于座中輒
爲歎絕筌停琴言曰此調自伯牙傳至嵇康名廣陵散
所謂觀濤廣陵者也康死此調已絕某特以意譜之耳
商乃出其素所珍藏者十餘琴皆不足觀最後一琴以
金貓睛爲徽龍肝石爲軫背刻二字曰穿雲質理實異
古色黝然曠代物也筌愛玩不忍釋請以所攜琴易之
不許增以五百金亦不許呼僕取入筌乃起悵然而出
謀諸闡者闡者謝曰主人亦徒慕風雅耳本無眞賞今

見師賞鑒若此豈復能動以利乎笙乃出賃居一僧寺
誓不得琴不返然卒無可爲計惟日飲無何一夕對月
獨酌念資用將竭而寶琴終不可得淒然泣下忽聞牆
陰屢響有聲一女子丰姿綽約含笑而至曰如此良夜
請爲清歌侑酒以破岑寂可乎笙訝問美人何來女曰
勿勞窮詰當非禍君者遂于懷中取黃牙拍板唱琴心
一折音韻淒婉顧盼生姿笙連醵數觥竟醉倒于床上
及醒窗中斜月瑩然矣女猶坐於燈前遽起促之歸寢
女曰妾亦非私奔者自蒙青盼覺人間尙有中郎總知
君情深如許故背主而來將以此身相託卽君心中事

或者猶可借箸不意見拒之深也言已以袖搵淚筌見其羅袂單寒轉更韻絕乃擁之入懷爲訴流連之故文曰此易事耳筌聞之喜極曰然則今夕願爲情死遂擁入共相繾綣旣而鳥語參橫女急起曰吾二人豈可復留此耶筌辭以商琴未得女笑語曰第行勿憂也卽往牆角取一小篋出水田衣裙各一並冠履易作道裝相與促裝啟後扉而行中途入一村店沽飲先有一道者在座筌揖與談理致元遠遂邀共飲女避去道人密語曰君相隨少尼非人也今夜共枕時某于門外作法君當緊抱勿釋如其言果得一琴卽商所寶藏者也大喜

持示道人道人曰此楊貴妃遺琴也傳至南宋理宗曾
以殉葬後爲楊璉真伽掘得非君不足當此物亦見古
今神物必不終淪于俗子手中然君亦不可復至勞山
矣笙乍聞恍若夢醒遂起再拜攜琴入終南山不返

外史氏曰以吳商蓄琴之富而僅得一穿雲琴亦見神
物之未可多得矣惜其不知所寶而慢藏以失之名曰
畏龍稱其實矣彼勞山道士者欲得良材而以金盡飲
泣設其終不得琴其將不復返乎癡哉道士之好琴也
然非道士之癡又烏能通乎鬼神若是彼世之通悅自
喜而卒於一藝無成皆其自謂不癡者也于是乎道士

之癡乃不可及

熊太太

宣宗時神木秦鍾岳之父以從軍過五龍山偶出獵迷路但見五峯突起四面壁立如削深林密箐虎嘯狐噪其陰巖積雪未融照見岩壑有洞洞口光滑如鏡知有物出人益惶急攀藤覓路未得忽聞腥風過處一熊突至攫秦反走入洞洞廣可畝許旁漏日光其中半藉羽毛積厚寸餘熊挾秦置其處復去舉穴旁大石塞洞而去秦謂熊幸得異味必將引其類至共試爪牙正徬徨間熊忽以手揭石而入左手攜一鹿擲秦前撫秦爲嬉

笑狀遂取鹿肉自啖并啖秦秦察其意不惡卽出所攜
火具取火拾洞外落葉炙以爲食熊棄其餘肉就秦食
甫嘗一嚙輒點首喜躍不已入夜卽擁秦臥數月竟產
一男自腰以下孺毛如蝟秦初未有子意亦良得熊朝
夕哺乳如慈母其後漸解人語馴狎已久洞門常開秦
思遁歸顧兒未能捨去閱四載兒壯偉似八九歲者行
步如飛後植熊出秦攜兒竟出狂奔數十里見獵者數
人從之取道而還初秦出獵不返皆以爲飽于獸腹矣
及是歸衆詢得其故見兒雄偉有熊虎之狀益驚喜如
獲異寶焉顧兒常思熊母屢欲往尋禁之輒號哭不食

其後兒益壯喜馳射力挽千鈞神勇無敵一日挾弓矢
上馬馳去至暮不歸尋訪無踪意其往從熊母然無敢
往追者秦以兒尙幼謂其必死痛哭而已無何兒竟負
熊歸自言初出門時向人問五龍所在如其言策馬而
前亦不至迷失惟道中不可得食則射鳥獸食之最後
至榆林東南遇一樵者自言知母所在引至洞口倏不
見兒入洞熊母倏自外來將攫食兒爲兒所持哭訴願
末且解下體璠毛爲驗乃止兒遂請母出山不從兒哀
祈數日母始首肯然非兒負以歸母亦不敢來也言未
畢熊直撲向秦秦跪謝兒亦伏哭祈免熊始怒目而止

秦起喚其妻出與相見熊輒叉手答拜時鍾岳年財十二也天順二年孛來犯神木鍾岳聚鄉勇禦之於定邊營所向無前追至河套擒孛來而還大帥上其功授榆林參將弘治間火篩犯塞鍾岳大破之斬火篩陞左都督同知世襲遇覃恩鍾岳兼爲熊母請封誥天子以其生子克家遂奉俞旨比誥命至秦挈熊母出被以命服隨例謝恩悉如常人惟不能跪與言耳後太后聞其事爲幸其第觀之賜號爲熊太君自是人呼爲熊太太云外史氏曰熊太太余嘗得之友人以爲創聞故特敘而傳之或言此事已見子不語此篇敘事未知能出其範

聞否否則刪之可耳八紘譯史又言猩猩國在大洋中
明嘉靖時武陵商富玉泛海遇暴風舟溺玉及衆商飄
抵絕岸飢甚採桃李食之俄有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至
身生毛以木葉自蔽見人皆喜挾以歸岩洞中後一牝
者與玉爲偶產一男其後乘間得歸旣長大常賣茶于
市人目爲猩猩八郎事亦可記故附及之

嘉興生

道光辛卯浙江鄉試頭場陶字拾柒號嘉興學生李某
自接題紙至上燈後三藝已脫稿矣挑燈朗誦意興方
酣無何冷風驟至燈暗似豆一少婦淡妝縞袂簪簾而

人向生諦視曰吾尋汝已百年矣生不覺失聲大叫塵
脚饒我旣而揚塵舞蹈口中嘵嘵不可辨而吐詞嬌婉
細審似是中州語音比曉監軍往稟號官號官至但見
其以兩手作格鬪狀其指尖皆赤若塗朱旋復大噉曰
爾其奈我何號官取其卷視之嗟惋不已遂喚青衣二
人挾生出甫出頭門生直前向人叢奪取一眼鏡折而
拋之拍手大笑曰好了好了衆詢知其病狂也姑弗與
較而生則殊已了了向其同寓接考者相勞苦如故歸
寓衆環湊詢狀生曰始見女人殊昧平生繼遂不復省
憶但見女教余舉佩刀白刺又教余解帶自縊皆爲余

祖奪去謂余曰此案殊未了汝記取明日卯初關聖行香過此汝卽出號求救或有濟也次日天旣曙忽聞空中細樂嘹亮呼殿雜然遙望果見香雲圍繞帝君御輿冉冉而來余卽出伏地哀祈帝君卽左顧命檢舊案一掌案吏如神廟所塑判官狀者于篋中取黃冊反覆良久跪奏曰此三世以前事也帝君索冊閱畢復命取善惡二簿閱之謂生曰此事彼自理直且沈寃可憫余亦無可究詰但事已隔世汝今生旣無罪惡每遇春秋祭祀必誠必敬卽此一念表之可以勸孝但全汝一命可也遂取硃筆索余手遍塗指尖囑曰汝歸號可以此摩

之使去矣然彼憤固未洩須記出場時至頭門外卽向人搶一眼鏡拆開拋去可免也囑畢命駕而去余始歸號見女顏色倉皇正在逐號尋覓瞥見余柳眉斜豎直前相撲余格以手女逡巡卻立切齒曰負心漢汝倚此神通奴遂捨汝乎恨恨而去余喜極雀躍走出至頭門則有青面獠牙被髮持械者數十人分佈兩行舉刃亂刺余急取眼鏡分擲之則霹靂一聲羣魔俱杳矣于是往市牲帛至照膽臺酬祀而歸自是亦不復再赴科場矣

潘生傳

湖郡潘生名羽虞號悔庵少孤貧弱冠入郡庠尙未締
姻然勤學美丰容閨閣見者爭好之館于吳門劉氏書
齋後故有小園一日春雨初晴生讀倦呼館僮啟後扉
步至園中水複山重洞宇幽邃數轉見東北一帶朱欄
迴互欄外杏花正開彌望如雪下臨一池橋上有亭翼
然生將往憩忽聞簷馬丁東望見樓閣參差湧現樹杪
折而西至其處有海棠兩株當風亂颭其上雲窗霧閣
傑構俯臨徘徊間聞樓中吟聲細細綿聽乃他生縱有
浮萍遇正恐相逢不識君二語哀怨殆不忍聽生不覺
失聲長歎無何風動簾開一人倚欄凝睇明艷無雙而

眉鎖遠山淚瑩粉睫正如帶雨梨花生乍見魂銷旣而
恍然曰是非蘇家蘭姊乎何以來此女點首曰哦是矣
遂下延生入問訊已備述飄零之狀蓋女本住郡城蘇
家巷爲生從嫂之媚字竟蘭嫁後隨夫游幕山左前年
夫病歿始攜柩歸自幼與生頗狎今別已六年矣生因
問姊家尙有何人女曰有叔舅去年攜眷入京近亦聞
已歿家中止有老姑長洲衛氏族姓又少故儼居于此
言畢涕泗交頤生遂移坐近前爲之拭淚女艷然曰甫
相見奈何無半語相憐而輕薄若是生起謝女始歡笑
徐問阿姊無恙兄何時至此生縷述近狀且曰使君尙

猶無婦姊將焉寘此女默然良久女僕擎杯茗至嚙畢
落日已在簾鉤生起女送之門小語曰此後課暇勿吝
玉趾也生諾之悵然別去是夕女就枕輾轉不寐殘月
旣上朦朧睡去夢生來就榻溫存女不復自持遂相歡
好醒時覺繡袴猶沾濕也曙後勉起理粧支頤獨坐殆
難爲懷忽女僕報生至女出迎笑曰兄可謂有尾生之
信矣生曰得覲芳姿死且不惜所恨文君未許相從耳
女不禁頰發於頰暈若緋桃生神魂顛倒遽握其手女
卻之曰郎勿爾如僕輩來奈何生嚮不已女乃請卜以
夜生始釋手而歸漏旣下生潛啟後扉出至女所則院

門半掩窗中金釭熒然惟見女子几上攤書癡坐遂入
女瞥見驚喜起立生直前擁抱女正色拒曰薄命之人
如風前孤燕飄泊無依昨自贍儀字如非从居廡下者
況蒙眷注願締白頭但須俟老母終天然後可議若曰
始亂之終棄之則逐水之桃花妾不忍爲此態也生聞
言遂攜女至月中共矢鸞盟誓畢女促之起生長跪不
起曰自蒙允約半日之別如閱小年若必俟老母天年
恐文園先已渴死也女近曳之曰癡郎何情急乃爾相
將就寢霽雨尤雲倍極狎褻雞甫唱卽起女爲整衣曰
此身已屬君矣他日勿以秋扇捐也生曰世豈有薄倖

潘安仁哉鄭重而別自是往來常無虛夕然生常憂貧
是年又下第女百計慰解至于拔釵搜篋曾無倦容其
後將赴試又慮無以爲家女知之竭力搜索以資其行
將發生往話別夜半女先起取生衣爲之裝綿生臥視
之微吟曰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女目視生良久淒
然泣下唐僖宗嘗命宮人製戰袍以賜將上一邊將得袍中有詩云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願結後生緣云云邊將卽以上之帝問宮中誰爲此詩者一宮女伏地請死帝笑曰吾爲汝了今生緣卽以此女與之生自悔失言急起攬女于懷極意慰解乃已明
日遂發迨榜發獲雋是時女之姑已前歿矣聞捷音竊
幸好事可諧引領以望其至久之聞生已就婚郡中某

氏女未信明年春生以計偕過蘇州辭別館主而足音
終杳自是始絕望後半年抑鬱成疾卒臨卒大呼此仇
必報者再年纔二十三後生捷南宮選部郎逾年差人
至湖接家眷回詢其僕乃知紅蘭久已委露歎息而已
然自此恒忽忽不樂一夕醉臥方酣忽見女披髮握刀
顏色慘變白中庭疾趨入舉刃當胸直刺生痛極大叫
而寤家人俱驚起視之生以手捧心反側呻吟不止家
人將往延醫生不許爲迷惡夢所由曰吾疾不可爲也
令預備身後事翌日將卒口占一絕云只知好夢欲求
真豈料翻成惡夢因到此回頭知己晚好留孽鏡贈同

人此事其戚某出京後爲余言之

又言生未第時家赤貧每夜讀膏火不繼往往獨坐室中默誦諸經至午夜不輟偶值嚴寒夜將半聞窗外窸窣有聲是時月色微明潛起窺之見一人被髮虬髯面黝黑如演千金記所扮楚霸王者生屏息悄立伺其作何舉動其人旋於腰間出一物尖長如鑿插入窗格攪一小方洞生意其將探手入也先以手浸案旁水盆中須臾其人以手探入生急以兩手儘力捉住其人始則跳躍不止旣而不復動頃之覺腕冷如冰試一釋手則砰然仆于堦下大驚拔關出視之脉已絕而死矣生無

如何天曉赴縣請驗知縣臨驗畢細詢始末笑謂生曰
本欲以鬼嚇人而乃爲人嚇死是所謂出乎爾者反乎
爾而汝本無心於死賊不過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之身非汝罪也命地保以棺瘞之而已

周奎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逼京師烈帝使內監徐成密諭后
父周奎倡勦賊助餉奎堅拒無有成歎曰后父如此國
事可知矣奎不得已僅輸萬金且乞皇后爲助比自成
入奎獻太子以降掠其家得金五十二萬其後自成自
山海關敗還大清兵追至奎復降大清自成載輜

重出奔京師大亂奎家人乘勢擄其家財物殆盡已而請曰公貴戚也我輩素蒙養一旦無禮至此亦何顏復見公乎斬其頭而去

紀事本末賊破京師掠奎家得金五十二萬他珍寶復數十萬

義犬塚

吳江之簡村有農婦趙氏家在東村去簡村止三里許婦素孝于其母方初冬偶得黃雀數枚嘗之而美輒留其餘次日晨起盥櫛易裙釵攜雀往視其母母適臥病取所攜雀哺之母爲之加餐午飯後復呼與細談不覺迨暮婦以時方收穫遂告歸及村外天漸曛黑遙望林間微火射出趨至則數丐圍坐寺門外晚炊婦告以迷

路乞火一丐曰昏黃至此非與小和尚有密約耶又一
丐笑曰火卻容易然須以汝之水相易遂起將逼淫焉
婦怒批其頰大叫殺人丐怒取土塊塞其口呼羣丐共
褫其衣袴取腰間汗巾縊殺之界入一空曠解其巾覆
以瓦礫各自竄去夜半婦忽甦張目四顧見斜月未落
四野霜濃陰風砭骨寒戰不能遽起但呼救命適其鄰
一屠者路經村口聞之尋聲而至將曳之出婦拒曰身
無寸縷無論凍已僵亦何面目出見人乎屠者悟亟走
告其夫取衣袴導至其處乃去時天已曉婦出哭告以
故相隨還家村農赴訴於縣令卽飭嚴緝未獲居數日

忽聞譁傳前屠爲人縛石沉河而死村農奔視果然先是屠每于侵曉往前村肆中屠羊嘗有一黑犬相隨是日店主早起相伺屠竟不至忽見犬狂奔入門啣其衣嗚嗚作哭聲叱之不去其人心動隨之出門行里許至寺後河畔乃止而犬已躍入水中俄而曳一尸出登岸就視則屠者也反接其手而繫以石駭絕奔告其子相將至河上則犬亦蹣臥尸旁而死矣子乃泣請其人同返往訴於邑捕得丐者誅之命瘞犬於塚旁立石表之曰義犬塚

戚自詒

戚自貽字鑑昭歸安諸生也家郡中橫塘上年十四入
邑庠美丰姿而性復佻蕩家素饒然每遇親族緩急輒
反眼若不相識惟于脂粉隊中揮霍不計以故家亦漸
落年三十餘無子後得瘵疾妻勸以改行生以爲妬弃
之其後至馬軍巷侍衛府前有兩人毆于途生卻立以
待顧見門中一少婦姿態韻絕時露半面相窺生漸與
目成見其後止一老嫗相隨遽前相指托以寡孀寄語
問其何日歸寧女覲然俛拜姑爲妄應延入遜坐問姑
母近復健否隨命嫗入取飲嫗去生遽起牽女衣求歡
女撐拒不能脫乃攜生入堂後左側繡房內中設一榻

碧綃爲帳衾褥香軟其綺麗皆目所未見旣而代解羅襦偎抱之際肌膚香噴溢女蕩甚顛簸轉側酣洽倍常生爲之疲極女乃引臂替枕囑生暫憩然猶擁抱未釋已而忽驚起曰嫗將至矣郎姑安寢妾當便來遂出生覺小腹膨脹殆難復支亦起索枕畔得睡鞵一雙纖小幾如菱角袖之出索女言別女挽留不得淚下瑩背生與約夜當復至悵然別去而生自歸後陰精猶流溢不止次日病劇未幾竟卒先是生在時常以一篋自隨扁鑰甚嚴雖妻妾不得竊窺旣卒無以爲歟其族人入房檢得意其中必有餘蓄爭先啟視則滿篋皆婦人履也或

纖不盈指或遺船徑尺朱綠黑白之色畢備而絕無成對者惟其上有紅繡睡鞋一雙此外別無他物衆大失所望爲之藁葬于南門之外而散或言侍衛府內有女鬼絕艷昔有女子嘗與人約爲夫婦以其事不遂自縊生所遇蓋卽其祟爾

可師

吾邑之西偏有豐登庵僧名可師以戒律自名鄰村一婦人素與僧通會值春社婦濃妝艷抹至寺中燒香僧引入房與狎事已相抱而睡適社長來問殿上緣事小沙彌尋入並不見僧但見牀前繡履一雙與僧鞋在地

遂近前揭其帳呼之僧驚悟見沙彌大怒急起擒之沙彌泣訴其誤犯之由僧轉益驚訝顧鄰婦曰汝善守之勿聽其出也遂去少頃復入縛沙彌以綿塞其口答死是夕留婦宿庵中人靜後其昇尸啟後扉出投一廢井內以瓦礫覆焉次日以沙彌爲母家所誘竊物潛逃控于官官納僧賄拘其父刑訊責令交出沙彌顧其父實無從尋訪訟繫者逾兩月矣時梅雨乍晴有數小兒於庵後園草爲戲忽見井上一小蛇蜿蜒羣起逐之蛇入於井一兒趨窺之帽落井中兒卽取舞竹一竿掠之帽已沉矣再掉之則一足翹起水面須臾尸首浮出大懼

投竿奔告其父父卽呼鄰保共往相與撈起其尸猶不腐遍體傷痕隱如刻劃而面目宛然可辨遂共鳴于官
邑令至驗尸係答死者詢僧曾有控案在總捕府卽飭
役往取成案反覆久之呼二役往搜其寢無所得旣至
佛座後一套房其中牀榻衾帳皆極綺麗顧亦無他物
惟抽履中有辮髮一根以呈并縷述房中華縟狀令呼
僧問以此處緣何而設此物更何用處僧對不知令曰
然則汝亦知殺汝之徒者乎僧又言不知令乾笑曰汝
雖不知然兇首則有在矣遂用夾訊僧絕而復甦猶堅
不肯承令怒命再刑之忽顧見人叢中一少婦低頭搵

淚趨喚至案前詰之曰此何地也而汝卻來此垂淚對
曰妾本師之鄰家見其不勝拷掠故不覺慘然令曰然
則視僧之拷掠其徒何如爾時汝何忍立視其死耶婦
駭言此事與妾無干令大怒命殺之僧在旁睹其宛轉
嬌啼心痛如割遂前承所以斃其徒者且曰事雖由于
奸情但當斃命時此婦實不在側刀山劍樹小僧一身
當之足矣令笑曰今日汝可謂大發慈悲矣因并繫其
婦去案既定斬僧于市婦擬監候絞年餘瘐死獄中相
傳行刑時砍至第七刀僧首始殊云

外史氏曰余幼時見此僧不如葦酒儀度謙恭故里中

咸稱高行僧云又聞其所私亦不止此婦及沙彌見瘞
卽擬爲打包計已出至通河橋輒見橋壁空中高數
十丈往還幾次皆如是徬徨達旦自度不能脫于是乃
捏控其父焉蓋此橋去庵里許乃其出入所必由也噫
僧亦知人可愚以術官可通以賄而鬼神則有難欺者
乎況又有辦髮之慢藏者乎然此亦豈非天哉

扛米

松江某相國之孫某貧乏不能自存其故僕有富于財
者往而乞憐適舂米以五斗令傭負之以隨傭不能勝
息於衢某問傭曰何無力至此傭歎息曰吾非傭工者

先祖爲某學士某驚曰如此則親戚矣然兩人俱弗克
負荷遂爲之相抱而泣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市人聚
觀長者與以竹梢共舉以歸兩人祖皆崇禎間相也
時人爲之語曰五斗米兩公子扛不起枉讀詩經怨
劬勞乃祖詒謀豈料此

無錫老人

無錫老人當歲除夕賊穿壁入其室老人起而執之則
故人子也老人絕不聲張私語之曰賢姪何至此哉汝
父與我頗厚想汝貧迫不得已而爲之耳賄百錢爲度
歲計又賄數百錢爲資本其人愧不能復居故土遷之

他方頗有樹立越數年買舟訪老人夜分至門外見一人縊於門上呼同舟人擡至舟上弃之河而返踰年乃再訪老人告以前事老人曰藉君之力多矣前死者日間曾與小兒鬧事微君則老人此時恐不及相見矣此老人用意與昔賢所以待梁上君子者無讓焉宜有是長厚之報

右二事余得之傳記中富貴子弟讀之足以警矣而老人用意之厚尤可爲法不必論其報也吾鄉有戴姓者以賭博傾其貲家中素無長物一日暮歸將上燈而無油探囊中止餘錢三文遂止和衣上牀睡因

思明日朝餐尙無所出輾轉不寐忽聞窸窣有聲一偷兒穴牆而入戴潛伺其所爲偷兒出懷中火紙略一吹噓火光四照遍覓室中無可攜取良久微歎而出戴急起探囊中之錢迫而與之曰自恨家貧至此致君失意而返此種光景只可爾知我知區區心敬惟乞吾兄歸後曲爲包荒勿揚其醜以視老人一莊一諾可並傳也

此事亦可與徐文長呼盜而與以銀盃並傳

隋書隱逸傳趙郡李士謙事母以孝聞嘗有盜其田禾者士謙望而避之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諭之曰窮困所致遽令放之都公談纂俞司寇父仲良嘗一

曰自外歸有偷兒方竊其家堂前錫燈藥仲良迴避俟其袖出乃入後家人以失器告仲良曰此器久不堪用吾業與錫工易之也又一日宴客客有貧者袖其銀盃夫人屏後見之告仲良仲良笑曰酒器夜來吾已廢其一汝何見之誤也隋書又述士謙寬厚之行不勝枚舉或以其有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是古人之厚也古人固未有以陰德自居也

尸擒盜

數年以來邑東北數十里內權厝者棺多被盜或控諸

官往往隱忍不發以故盜益肆余在珠村其鄰村有二
人共發一棺其尸一少婦也家素裕其附于身者贏數
百金二人則大喜一盜以右足入棺躡尸兩髀間舉扶
而取之殆盡既又將褫其中衣忽覺右足被夾如束急
拔之不可出其一盜救之不得遂攫取衣物而逃而此
盜猶躡足棺中也比曉村中見者急捉而縛之則其足
亦脫然解矣遂獻于官邑令來驗畢鞠之并其黨一人
捕得俱論斬或謂此事聞者可以警矣然鬼之靈於人
者其暫而人之不靈於鬼者其常是其禍豈有艾耶
又有某甲素嗜博已傾其家後其妻病將死謂甲曰余

病至此設有不測身無寸縷奈何甲曰今煙火屢絕乞貸無門汝不見吾之懸鶉百結而能顧汝乎不顧而去其妻一慟而絕母家聞之以裙釵數事至買棺殮焉某甲纔歸見之意良喜相與舉棺厝之次日復出與人博而負將復局則囊已罄慚忿而歸一路冥思無計至村中微月已上不及入門徑往瘞所潛啟其棺其妻忽然起坐駭絕反奔旋聞履屣之聲漸近回視見其妻孑孑而來相去僅十餘步儘力狂奔到家急掩其門隨聞打門聲甚厲窺之則其妻被髮努目僵立門外甲方寒顫不敢息已而鄰雞喔喔東方漸明聞門外有聲如堵牆

崩塌再窺之則妻已杳然無跡啟戶出見其尸仰臥地上僵仆不動乃笑向尸曰今日猶能追乃公平遂曳其尸至瘞所盡褫其一身之所穿戴仆其尸于棺而遁嘉慶間邑有金翁者家饒于貲生一子某翁歿其子飲博無賴始貨其田廬繼粥其妻女猶不給一日毀其祖塋取磚瓦售之後竟發其七棺并其父母之尸棄之而以其棺售焉於是舉族共憤縛而送于縣令來驗視已訊之金氏子曰塚中棺皆數十金以上物祖父有此金不以貽子孫而以瘞其身不已忍乎然賴此故至今不朽貨之可致多金也令大怒命以石灰淹而化之

外史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梟獍則生而食其父母
矣彼金氏子非猶覲然人面者哉而乃忍於其親至此
而況於他人乎此雖齷其肉以飼狗彘猶將不食之矣
更何以蔽其辜哉然不以明正典型而徒斃其命以爲
掩蓋豈無有從旁窺其微者乎若某甲已不能恤其妻
之死而殮之而且因以爲利至于怒及幽魂心膽俱裂
而猶悍不知警其人何足深論乃至其親族亦俱甘緘
默而聽其漏網而況臨之在上者哉然自此吾恐白晝
採丸之事將起易言履霜堅冰由來者漸吾所以志此
三事者豈徒爲泉壤慮也

以上數事固足駭人觀聽自是以來後珠一帶被盜者不可枚舉前年冬季北沈左側一夕被盜至二十四棺亦皆在秀桐交會之處他邑所未聞也顧其時猶問有控官者去年春芝堂之姝女一棺亦嘗被發芝堂控諸邑官不能捕盜爲償訟費以解之其他或有作佛事并爲之掩埋以聊作解嘲者今芝堂已歿半月前其姝女之柩又被發掘其同時被發者凡二十餘棺更無一人控官者矣蓋皆習慣爲常且明知無益故也斯其誨盜也豈無所由來哉

道光二十二年季秋月朔

鍾進士

平調錢參廉某中丞公孫之子也以赴選入都至通州
日已暮寓舍滿矣惟屋後樓房三間相傳向有狐妖無
敢宿者錢欲開視衆皆以爲不可錢笑曰何害余向讀
青鳳傳每歎不得與此人遇果有是耶當引與同榻以
遣此旅枕淒涼立命啟之几榻塵封二僕拂拭踰時施
衾枕焉旣就寢不能成寐夜將半萬籟俱寂斜月半牀
頗涉遐想忽聞履聲細碎兩女子攜手自西北隅出一
女子曰昨宵因看月至蘆溝橋與雲姊奕妹連輸兩局
本約今夜再戰頃小婢來言此中有人乃風雅兒郎不

可交譬失卻故邀姊偕來覘之言次以手指榻上遂近
前揭其帳含笑罵曰何處書獃敢來占人閨闥錢視之
皆二十許麗人乃起坐曰仰慕仙容願得暫親芳澤以
盡一夕綢繆雞鳴戒旦卽爲陌路蕭郎何云占耶其稍
長者卽以巾拂之曰吾姊妹將來魅汝其少者乃曰姊
住此妹且去女遂縱體入懷錢不覺心動急轉念是花
貌而雪膚者妖也遽引佩刀刺之而懷中已虛無人矣
意將遷出又恥爲衆所笑乃復就枕倦極朦朧睡去忽
覺渾身冰冷驚而寤衾褥皆爲水淹二女笑立帳外錢
碌而躍出大罵妖狐休走二僕齊起則二女已遁榻前

浴盆存焉旣而寓中俱起其浴盆蓋店主所備以嫁女者啟視後房已失其一天漸曉錢束裝遂行中途遇同邑武舉楊某將赴試入都語及楊笑曰此由君畏怯所致也如我往恐彼將不任馳驅爾策馬而至請宿樓中主人曰君不聞昨夜某客所遇耶楊曰某正以聞所聞而來耳主人知不可爭聽之楊旣寢倚枕以待久之見一老大婢蓬頭簪耳蹣跚而前楊躍起問將何爲婢曰吾家蓮姑聞郎君在此偕七姑避往雲姑處圍碁適勿勿忘著半臂今令侍婢來取故將搜取以往楊問何故邀去婢曰不知蓮姑但云相君之面殆是鍾進士後身

故不敢相親也。楊大喜。次日出誇於衆，以爲此去必中。進士衆視其貌，獮目，印鼻，虬髯，繞頰，面黝如鬼，絕似世所繪鍾馗狀，匿笑而退。然由是樓中狐亦絕不復至矣。余內弟吳壽駝家，嘗有狐祟，往往厨箱無故自開，牀榻無端自移，或抽屜，忽然火出一甕，內貯酥糖數十包。其後開甕取啖，則封裹宛然而中皆空矣。如是者半年，百計驅遣無效。於是發念全家齋戒，延雲巢僧十餘輩，拜梁王懺三日。僧甫去而妖已寂，無影響矣。是懺悔之說果有驗也。然不如楊某之驅狐尤爲切近而徑易也。

蛇殘

余父嘗言往在富陽遇一人貌狀魁梧而鬚眉盡脫肌膚紋裂如蛇皮然疑其瘋也其人自言半月前嘗至一友家夜飲大醉而歸踉蹌行山徑中久之斜月漸沒村路莫辨忽一失足如陷地穴中捫之觸手熾熱而軟膩如脂腥穢刺鼻且迷悶更不可耐疑其已葬魚腹亟拔佩刀力劃纔一舉手則掀翻震蕩地轉天旋瞑眩不已幸數刀後劃然已開徑出踉蹌奔歸比曉往視一巨蟒長徑十丈許死于澗邊腹間一穴刀痕宛然可數也蓋時值醉飽故未中其毒然已不啻輪迴一轉矣其入邱

姓名品三已中戊午科武舉自此人呼之蛇殘

賭飯

乾隆時吳白華侍郎素善飯有宗室某將軍亦與齊名一日謂將軍曰夙仰將軍之腹量可兼人若某者雖無經筵之便便至于飯來開口略有微長但不知盧後王前孰爲優劣意欲與君一決勝負何如將軍笑而許之侍郎命左右持籌侍側每噉一碗則授一籌飯罷數之將軍共得三十二籌侍郎只二十四籌爾侍郎不服約與明日再賭將軍笑曰敗軍之將尙敢再戰乎明日復至此設食只有飯而無葷謂將軍曰此亦所謂鼎飯也

昨以肉食爲鄙故聊遜一籌今與君白戰若再不勝願拜麾下於是復計籌而食將軍食至二十碗而止侍郎竟得三十六籌蓋侍郎先以食肉而易飽將軍以無殺而不能下咽也

史記稱廉頗見趙使者爲之一飯斗粟肉十斤使者歸爲言廉將軍尙善飯誠哉其善飯也秦苻堅時有夏默者爲左鎮郎護磨那者爲右鎮郎奄人申香堅爲拂蓋郎三人皆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較諸頗已不啻臣朔之于侏儒矣南燕王鸞濟南人也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

不據鞍燈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乃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所能飽且才貌不凡拜爲逢陵長鸞到官政理修明大收民譽徵爲東萊太守使三人者而遇鸞則又如小巫之見大巫矣

按前燕錄謂三人並身長一丈三尺餘皆同其言飯一石肉三十斤蓋其計三人所食也

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萬歷二十年進士歷官至四川左布政使天啟初以討平奢崇明及安邦彥卽擢兵部尙書兼督貴州雲南廣西諸軍崇禎初巡撫貴州賜尙方劍進少保世蔭錦衣指揮使四年

桃紅壩功進少師左柱國六年加世蔭指揮僉事十
一年春卒於官燮元身長八尺腹大十圍飲啖兼二
十人初官陝西時遇一老人載與歸盡得其風角占
候遁甲諸術臨別謂之曰善自愛異日西南有事公
當之矣由江平康民奇士也兵未起語人曰蜀且有
事平之者朱公乎已而果然如燮元乃不愧廉將軍
之善飯矣然以視三人尙未及其半而建立如此三
人者僅以多力爲郎能毋愧于腹負將軍乎

近浙閩制府孫公名爾準字平叔患水腫經年以夢
白先生薦差官延夢廬往診夢廬至公疾已不可爲

診視畢問頃日所食幾何侍者從旁答曰此時胃氣
大衰每食只可七八碗夢廬驟聞訝然曰健飯若此
何云胃氣已衰侍者曰爺不知較大人平日所餐已
不及十之三矣因言公未病時常餐需供豬蹄十箇
他物稱是云